儀顧堂集

儀顧堂集卷九

歸安陸心源譔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吳文節公神道碑

咸豐癸丑之十月楚督吳公既解武昌之圍奉命進勦黃州之賊營於堵城時大雪公日行泥淖中撫循士卒巡撫某銜公甚事事與公相枝梧軍器輜糧不時至未既賊大出撲公營前軍小勝忽見後營火起衆驚潰公死之時甲寅正月望也賊退知縣翁汝瀛收公體魄成禮於沙

河越十月公之子養原奉公柩歸葬於揚城三道山之原同治紀元之歲予引對入都養原奉公年譜而請予文其埏道之碑予何敢辭按狀公諱文鎔字甄甫號雲巢別署竹孫江蘇揚州府儀徵縣人系出延陵季子曾祖廷檢祖煥仕父昌炘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妣皆封一品夫人公幼而能文深爲吳穀人祭酒所賞嘉慶癸酉舉於鄉己卯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尋視學河南遷右贊善累遷至侍讀學士復視學順天在任擢詹事府詹事旋遷內閣學士陞

禮部侍郎調刑部奉
命偕蕭山湯文端公案事浙江安徽江甯等省
覆奏皆稱
旨旋
命巡撫福建旣調撫江西在任八年興利除弊
百廢具舉凡奏請緩徵者七借給籽糧者再民
甚德之又以文信國公文章學問孤忠亮節足
爲世法請從祀文廟
允行尋調撫浙江浙江吏治久壞苞苴公行公
至卽劾罷不肖吏數人下教各屬有不飾簠簋

者劾無赦公又時時巡行閭巷問民疾苦察吏之賢否數百里外纖悉皆知土豪鄉猾聞風斂迹長吏不敢爲非數十年來浙江吏治於是甚最魚山島者浙東海濱盜窟也公移文閩督會師搜捕獲百餘人悉置之法庚戌杭嘉湖紹嚴五郡大水淹沒田廬無算公以爲奉職無狀致召天災上疏自劾論者以爲有古人風遂奏行招商平糴樂輸諸政全活甚衆

顯廟登極擢公總督雲貴雲南有淫祠曰華光寺俗稱某天子廟凡數十處土人奉之甚謹事

多不經公尸其木偶於市毀其廬淫祀遂革時
廣西用兵與滇黔接壤烽火相望四匪乘間竊
動公與張石君中丞和衷共濟徵兵選將據形
扼要終公任境內晏然當是時賊已渡洞庭陷
武昌蹂江西據金陵中原震動
上知公才可任遂移公總督兩湖至則賊自下
游回竄城中洶洶甚居民一夕數驚巡撫某公
思移營城外爲自脫計公知之卽策馬至巡撫
署約與死守不可反詆公好名言益悖公憤甚
拔佩刀置几上曰吾輩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有

敢言出城者鹵吾刃巡撫氣懾守城之議乃定適報賊已逼城公卽登保安門城樓激勵將士嬰城固守衣不解帶者數十日賊遂退巡撫某公旣恨公之面斥也復慮公之不相容也思先發以制公遂劾公擁兵自衞狀

上命公進復黃州遂出師未旣而有堵城之潰

事聞

上震悼賜䘏如例謚曰文節方賊之自粵竄楚也公在滇聞報謂虎兕出柙其焰易熾輟食欷歔終夜不寐及拜楚督之

命置其一妾二子於蜀倍道前行有滅此朝食
之志卒以同寮非人致公齎志以沒嗚呼傷矣
乃公方邀易名之典而扼公者亦卽以逮問悖
死始知
天網恢恢而
國家之賞罰無或爽也公生於乾隆壬子卒於
咸豐甲寅享年六十三歲妻蔣氏封一品夫人
妾王氏子三長養原已未副貢刑部雲南司主
事世襲騎都尉與余爲同年生次承浩後公卒
次進泉幼初公之撫浙也有鹽商公使銀八千

兩公獨却之後殉難家無餘貲養原赴浙告貸於公之故人商人感公清德欲以前此奉公者遺養原養原不可曰若以爲義先公早受之矣先公却之而原受之是隳先公之德也敢辭强之卒不受而歸可以見公家庭之訓矣銘曰

嗚呼是爲

大清純臣文節吳公之阡邪佞過之能無汗顏

誥授通奉大夫貴州布政使沈公神道碑銘

咸豐六年五月丁巳朔十四日庚午廣東按察使陞貴州布政使沈公卒於位兩廣總督葉公

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公以聞
勅部照軍營病故例議卹贈内閣學士銜
賜祭葬如例源與公同里閈公功在兩粵以未
得見行述爲恨同治元年公之子金昆筮仕廣
東爲同官出公事狀請銘其神道之碑源何敢
辭按狀公諱棣輝字萼麓姓沈氏浙江歸安人
曾祖澤祖作梁父榮鏡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
曾祖妣鄭氏祖妣嚴氏妣吳氏皆封夫人道光
二十二年公始納貲爲通判試官廣東旋署雷
州府同知補廣州永甯通判擢黃岡同知累功

陞候補知府

賞孔雀翎署肇慶府護肇羅道事補韶州府知府咸豐二年署廉州府事時賊李士奎顏品瑶黃春晚等踞欽州之那彭靈山之林墟衆數十萬標掠及城下城門晝閉公至人心稍安賊狃於屢勝不設備乃簡精卒二千人出不意掩入那彭殲之急分千人由大道多張旗鼓趨林墟佯敗以誘之賊空壁逐我軍而君已自將千人自後入其巢矣連克旁近諸賊壘博白賊劉八伺間襲廉州公馳還率左右健兒數百前驅遇

賊五里亭衆欲退公曰賊未知我軍虛實退則成禽矣令列陣以待賊望見公旗相謂曰老沈也疑有伏稍稍引去我軍呼噪乘之賊大潰廉人具鼓吹迎道左婦人争求識公皆羅拜曰公來活我休兵十日而進又殲之靈山早禾涌追至廣西橫州斬劉八廉州平時兩廣總督徐公廣縉督勦潯梧艇匪以舟師駐梧州扼賊東下而檄公將步騎出鬱林援潯州軍次蒙墟賊環攻潯州城甚急公遣卒梯而入約師期先以火箭射賊舟分兵伏兩岸賊登公揮軍縱擊城中

亦出兵接應大破之賊順流東走公督諸軍窮追水師自梧州邀之沈其船無一脫者屍橫數十里論功晉按察使銜會洪秀全自粵竄楚

上授徐公爲欽差大臣督師勦賊檄公從征時粵軍擊賊屢捷公奏記徐公謂賊勢已蹙若大帥親臨督戰諸將氣益奮可一鼓平也徐公猶豫不能決武昌陷賊遂不可制嗚呼當時若用

公言何至東南糜亂天下騷動乎先是已奉

旨調授廣西左江道及徐公就逮廣督葉公以

公熟粵東事奏請開缺留東旋補肇羅道四年

署廣東鹽運使而陳開之亂作陳開者廣州匪首也其黨以紅巾裹頭倡亂佛山僞號大甯羣賊何子海豆皮春李文茂等應之踞石門金山官窰爲犄角連陷數十州縣環省皆賊壘聲息中斷賊渠陳洸瀧屯河南岸何博奮以海艇千餘踞河公以運使總軍事選精銳四千以二千分駐流化橋西山廟爲兩翼以千人伏城中千人出小西門分布要害多張旗幟爲疑兵賊四面薄城城內隨方抵禦賊中礮陣亂官軍隨而擊之斬級千賊自是不敢近城圍至十一月末

解賊艇益逼公謀於衆曰今外無援兵內無積儲聞賊中因爭食內攜急擊不可失乃自將千人出攻小港橋賊壘日晡未下忽見賊營火起大呼曰賊破矣士皆奮無不以一當百克之乘勝進攻佛山至臨海廟大霧對面不見公曰賊以霧不虞我軍之至攻之必克天贊我也鼓行而前連戰皆捷遂復佛山忽報東莞水賊由石門直犯省城公反救至黃竹岐賊船數千四望如蟻不見涯際而我軍纔數百艘賊又踞上風勢危甚公禱於南海神俄而風反公撫裨將何

高漢背曰勉之成敗在此一舉大丈夫立功報國之秋也何高漢駕艨艟當先衝入賊陣碎其乘舟餘船成列而進礮聲殷天大破之殺賊萬餘俘數千人溺水死者無算奪賊艘五百危城獲全又分兵殲賊黃幅於潭州焚其船殆盡五年復順德清遠英德賊圍韶州府城年餘聞援兵至遁湖南廣東北路悉平擢廣東按察使時公已積勞成疾六年陞貴州布政使未赴卒享年六十有四公少有至性九歲贈通奉公卒於清江哀毀如成人與兄廉友愛彌篤至老不衰

爲人倜儻多智豪傑自許明習時事長於應對始遊淮上爲記室奏記督府條上治河十二事識者歎爲知言及晚年以戰功著僻廉州之捷潯州之捷省河之捷皆履險犯難轉危爲安迄今粵人言之尤勃勃有生氣嫡配劉夫人先君卒妾黃氏連氏子三長金鑑候選同知次金昆廣東補用同知劉夫人出三金潤蔭知州連氏出女六長適浙江候補知府馮譽驄次適廣東候補從九程崇鏞三適翰林院編修吳嘉善四適候補主事楊恩海五六未字孫四純江蘇補

用通判恩溥恩滏恩沛女孫一二咸豐九年四月某日卜葬於湖州府歸安縣楊里村之原夫人劉氏祔焉銘曰

漢佗故封徃在陽九蠡賊內訌公以文臣指麾三軍廓霾摧氛爰奠南服神在疊場德在尸祝我銘幽藏文無溢詞以貽後嗣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衔都察院右都御史原任兩廣總督歷城毛公神道碑銘

同治七年八月辛丑朔越十有二日壬子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城毛公卒

於里第越明年葬於城東大辛莊之原而神道
之石未有文先是四年四月公自廣督罷歸道
出韶州源送之湞水舟中談次公長吁曰我年
已六十行將就木子文可以傳後他日當以隧
道之石爲託源起立曰公以微罪行今時局未
平行就復起天下望公如文潞公富鄭公何出
此言越二年源以忤廣撫蔣果敏益澧
內召旋丁榮祿公憂歸里曾幾何時公亦捐館
源方誓墓山居以未得見公行狀無以踐前言
光緒十五年張勤果公約游泰山因得拜公墓

公之子慶澄持公行狀請文余受公知最深不敢以弇陋辭遂次公事蹟之大如左俾刻之墓道使後世有攷焉公諱鴻賓字寄雲自號寅庵又號蒳隱山東歷城縣人曾祖文英祖振基父廷鏞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曾祖妣趙祖妣王妣梁皆贈一品夫人同產三人公居長公幼而穎異不類凡童見者皆以大器期之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六舉於鄉道光十八年戊戌公年三十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癸卯鄉試同考官丁未會試同考官旋轉江南道監察御史

二十九年升禮科給事中疏言近來外省虧空多案其弊莫甚於流攤有浮開數倍以為攤者有並無款項揑造款目以為攤者有虧空太多恐干重咎提出數條歸入交盤以為攤者接任人員或懾於上官之抑勒礙於同事之調停遂亦甘心接受應攤之款未交分毫續至之虧踵而增益大吏或以其官聲尚好曲示矜全或以其賠累有因亟思調劑而不肖者援為口實展轉效尤斯時欲懲治則罹法者衆欲消弭則受病已深不得已以有故去任之員一參塞責而

億萬帑金胥歸無著臣以爲流獘一日不除虧
空一日不止應請　敕下各省督撫永遠禁革
以重帑項而杜弊源疏入下部議行旋丁母憂
咸豐二年起復兵科給事中疏言紀綱之存必
賴乎憲典自古未有憲典不明刑威不振尚可
以立國者而當軍興之時爲尤甚賊匪肆逆始
止竄擾邊隅繼遂深入腹地今則紛擾已半天
下　皇上特簡重臣籌辦防勦備餉不爲不
厚調兵不爲不多乃　欽差大臣擁兵縱寇觀
望周章而封疆大吏又毫無先期之布置賊未

至則移眷先逃賊甫至則聞風疾遁自上年至今彼曰防堵此曰截擊及至臨時除開門延敵之外一無所能彼之所以敢如此者恃皇上之仁慈即予譴責輕則褫責重則拏問而已及至押解刑部而供應如故也迎送如故也名曰監禁而飲食起居如故也即擬以大辟猶冀不入情實減等發配是時事之艱虞可以付之膜外而朝廷之寬宥轉已墮其術中爲今之計不患盜賊之不平而患紀綱之不振伏望即降嚴旨擇其退避之尤者迅正典刑則官吏將

士曉然知法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正今日之謂也八月轉掌禮科時粵匪竄入湖南公疏請嚴賞罰嫺紀律簡軍實緝奸細馭壯勇解脅從又言　欽差大臣賽尚阿駐衡州在賊之南北路空虛請　令兩廣總督徐廣縉繞出北路攻勦並簡派重臣坐鎮武昌以大員駐襄陽一帶訓練精兵以固北面藩籬　上韙之三年以戶部尚書孫文定公薦令回籍辦團練疏劾　欽差大臣勝保玩寇糜帑五年授湖北荆宜施道六年調安襄鄖荆道胡文忠以好善嫉惡秉心

公正密薦十年五月擢安徽按察使九月擢江蘇布政使十一年二月署湖南巡撫七月疏言湖南地方偏遠向非富强粤逆石達開率數十萬衆窺伺湖湘然能外攘內安屹然爲上游重鎮皆由前撫臣張亮基駱秉章於吏治軍務實力講求用能削平寇盜臣以爲得名將不過收戰陣之功得賢督撫斯能造封疆之福即地方人才亦必聞風思奮如左宗棠識略過人其才力不在曾國藩胡林翼之下斷非臣所能企及今但使之帶勇殊不足以盡其才若畀以封疆

重任必能保境安民有裨大局又前任雲貴總督張亮基果決有爲雲南邊壤餉糈不給漢回雜處仇釁相尋卽令經營盡善亦僅有益於一隅似不若任以要地俾展所長但使東南日有轉機則雲貴游氛無難迅掃此輕重之機宜審者也疏入　上嘉納尋實授湖南巡撫十一月疏陳招勇流弊請慎選將領以收實效十二月逆酋石達開竄湖北犯會同公遣知府席寶田副將周達武等擊破之賊由間道撲黔陽公復檄總兵趙福元馳援解其圍並攻山門堅壘

拔之同治元年二月石逆率悍黨犯紅岩涇公飭趙福元擊敗之賊遂竄湖北陷來鳳趙福元等督軍進攻復其城時署禮部左侍郎薛煥疏請直隸添設四鎮每鎮練兵一萬並將神機營兵丁酌添二萬分四處教練餉需責成十八省督撫通力合籌　上下各督撫籌議公疏陳選將召募約束餉糈四難請於直隸督臣劉長佑新募之勇略增其數旁求將才訓練綠旗營兵以資捍禦　上下其疏於直隸余爲劉武慎屬草議覆大旨皆如公言尋疏劾貴州提督

署巡撫田興恕揑報軍情信用劣員褫其職山東劉逆倡亂全省騷動　上命公籌一旅以保衛桑梓時丁文誠寶楨方爲湖南長沙知府公疏薦文誠可大用令募楚軍援東　上用公言授爲山東按察使履任後削平諸逆東省以安識者羣推公知人之明焉二年夏五月陞兩廣總督劾罷巡撫某布政使某貪墨之徒望風解印綬去時金陵已復惟浙江湖州及江西餘氛未靖公疏言江西一省惟南路之防猶有未備閩粵交界之處均無防兵福建地瘠民貧

賊屢入閩未嘗久駐以大勢論之湖州各城克復後賊必悉衆上竄以粵東爲尾閭之洩欲制此賊必以控制贛南爲第一義賊起廣西永安官兵圍攻獨開北面使竄桂林後踞道州又開東北使竄長沙復開西路使竄岳州今若復使竄粵爲害曷可勝言江西四衝之地川原平衍據守則不足圍勦則有餘合數省兵力乘大捷餘威不於此時聚而殲旃尚復何待已咨曾國藩等調撥勁旅繞越甯郡石城一帶扼賊南竄之路臣亦派一軍於閩粵交界處會同大軍進

並請 敕下曾國藩等兼守南贛俾無竄越
俗可一鼓盪平疏入 上韙其言十二月髮
逆戴梓潰擾高要東安高明鶴山一帶公令總
兵卓興督軍進剿擒之四年二月令游擊何雲
章援勦福建雲霄廳踞賊復大敗之督廣年餘
凡有益於民者必興之有害於民者必除之斥
華崇樸風氣爲之一變旋坐湖南巡撫任内失
察藩司委屬不公鐫一級調用去之日知與不
知莫不咨嗟太息而公方以釋重負爲私幸公
在諫垣敢言直諫不避權貴胡文忠公讀公疏

謂所言係天下安危二百年來第一等文字曾文正亦謂公疏皆切中事理關係天下安危洎掌封疆凡事以大局爲重無畛域之見鄰封有急不待求援即悉索以從同治二年貴州苗匪姜映芳竄據銅仁四府公命趙福元破平之廣西巨寇張高友據蓮塘十年矣公奏派提督江忠義協勦誅之蓮塘旣克公疏言浙撫左宗棠深入腹地後無援兵禍且不測宜命江忠義帥得勝之師迅赴江西顧其後路忠義病令道員席寶田率舊部三千人先行江西當事以韓進

春方新募五千人足以應敵移檄止之公曰彼意餉事難籌耳我豈以私誤大局者仍檄席寶田速進未幾賊果由皖南上犯韓進春兵潰饒州岌岌甚幸寶田馳至大破之人皆服公之識而公亦不自以爲功焉公少時家極貧而慷慨成性始終無閒自通籍以至沒賴公存活者指不勝屈親串中有孀婦二其家以飢寒故將迫嫁之公逕至家給其衣食二婦得完節性莊重不苟言笑而論事周詳無微不至料事多中洞悉原委平居慎於動作幽獨之中無懈容雖勇

悍難馴之夫見之無不氣奪喜接引賢士大夫而於貪酷之吏不少寬假罷官之後凡有益於里黨者知無不爲石圩之築雖創自丁文誠而公實贊成之公生嘉慶丙寅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三元配聶夫人贈一品夫人早卒繼配秦夫人封一品夫人少公五歲後公十有四年而卒子二長慶澄附貢生正二品蔭生外用通判保升直隸州知州次承霖己卯優貢戊子舉人皆秦夫人出女五長適同邑諸生林元蔭次適濟甯[illegible]部郎中孫棠三適前浙江溫處道溫忠翰

四適內閣學士陳學棻五早卒皆恭夫人出孫
一熙震孫女一皆慶澄出源竊觀古大臣之道
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務咸同以來如曾文正胡
文忠無不以延攬人才登進英傑爲事用能削
平大亂光復本朝公於文忠爲師於文正爲友
其所薦達以丁文誠爲最著他如左文襄郭筠
仙侍郎蔣文恪志章惲次山世臨何少村昌壽
李星衢福泰四中丞今兩廣制府李筱荃宮保
皆經公推轂密疏上達世不盡知余所見當世
賢豪多矣而知人之明愛才之篤胡會而後無

以踰公故掇其大者如此其他吏事賢能在他人得其一端已足致通顯在公爲無足紀也不肖如源亦嘗邀元禮國士之目顧以不能枉道所如輒阻有負公知人之明而感恩知已何日能忘別公六年而公薨公歿後二十年始獲詮次公事復系之以辭曰

文昭構緒姬肩降祥威楚有遂演詩惟萇門承晝錦代襲組璋茂實不墜遺苗克昌派演長河靈鍾泰嶽篤生夫子爲時警諤誓筆禁林迴翔臺閣既長諫垣遂膺外擢運逢戎馬湘渚傳烽

祓纉綏衆蹈軍搏風式遏寇虐撫綏疲癃民感
其惠吏服其公楚幕建牙嶺表持節潔忠薦敭
貪墨糾黜英英清名觥觥盛烈古人有言太剛
則折咸同之際四海沸騰讀公奏議風清峻嶒
知人則哲明鑑於冰羣賢登進蔚爲中興哲人
其萎天胡不弔大節昭垂容光久照執筆漣洏
辭尚體要勒此豐銘千載有燿

贈知府銜署廣東南雄直隸州知州孫君墓表

君諱福謙字轂人湖州歸安縣孫氏也世居城
南之菱湖曾祖岳灝乾隆戊子舉人河南伊陽

縣知縣捕賊遇害贈知府銜祖榮春蔭生福建
龍溪縣知縣父仲海嘉慶癸酉舉人以君貴封
奉直大夫君少困於童子試棄去習律例屢佐
幕府爲盧敏肅那文毅所引重河工例興納貲
以同知試官廣東旋改知州歷署佛山同知連
平州知州英德縣知縣終於署南雄直隸州其
在英德也佛岡盜來寇君授兵登陴晝夜不懈
會大吏以兵至內外夾擊盡殲之南雄爲粤東
門戶君至則修城隍備器械衆皆以爲迂未幾
而州人會河闌聚衆叛君廣設方略捕斬略盡

詩咸豐辛亥歲也越一年而紅頭賊起廣州淵流攻韶州知南雄有備不敢犯君曰韶與雄爲唇齒不救將及我遂簡精銳入援遇賊古菉虛大破之斬馘以千計追至韶州城中出兵相應又破之賊走回英德師旋而圍復合時賊勢益衆自廣州北至始興千里皆賊壘聲息中斷訛言謂廣州已陷南雄雖完進退無所據君飛書告急於兵部樞臣以聞
朝廷始知廣東大亂及紅頭賊平石達開自湖南突江西圍贛州州駭尋將入粵公曰軍志有之

先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遣其弟福同率精卒二千越境援贛轉戰而前賊見粵兵銳甚解而東贛州獲全君在南雄七年始終與賊相持賊聞君名且南雄城堅相戒不敢近城君出則練民兵閱軍實入則治文書部署芟經營籌畫起居無時及粵東略定而君疾已不可支矣遂於咸豐丁巳十一月八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八越明年大吏始以君積勞病故上聞奉

旨照軍營病故例賜卹贈知府銜嗚呼賊之起廣州也四方響應連陷數十州縣官吏或死或

逃苟能與賊相持無不膺美官受上賞其失守城池者亦往往夤緣免罪冒功進階君以彈丸黑子之地當四面皆賊之時援贛援韶不遺餘力其功爲粵中冠乃以蠟丸逕上尚書爲大府所忌賞抑不行功掩不顯及乎身後僅邀

恩例轉不如庸庸者生膺懋賞其遇良可悲已

君妻沈氏再妻陳氏皆封恭人二子鑄銘鑄常從余游才識學問卓犖不羣令以同知試官廣東銘蔭監生女九其二皆嫁士人餘未字某年某日葬君於湖州某鄉夫人沈氏祔焉吳興山

水清遠古多文人學士自咸豐用兵以來沈閣學棣輝趙巡撫景賢皆以文臣著戰功爲近古所未有余備兵南韶聞州人述君戰功甚偉與沈趙二公埒顧二公功名顯著君獨爲忌者所抑鬱而不彰豈人之成名亦有幸不幸耶余故因鑄之請論次其事使表之墓以示後人

誥授資政大夫布政使銜署山東督糧道丁君墓表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署山東督糧道丁君卒於位訃聞宗族戚黨相聚爲位而哭皆

曰天何奪我公之速也明年君之喪至本貫歸安其子祖德奉君事狀請余文以鑱之石余何敢辭按狀公諱彥臣字筱農世爲歸安縣人祖尚模由廩生官安徽潛山縣丞父嘉禾監生皆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君少負奇氣讀書通大義不屑屑爲制舉業稍長即棄去見天下多故慨然有投筆請纓之志年二十五從張忠武國樑於江上意有所不合拂衣去屏居焦山者久之旋納貲爲知縣謁譚端恪公廷襄於山東端恪一見目爲奇士命主行營饋餉端

恪去位而代者閻公敬銘丁公保楨倚重有加焉在事數年職事修辦以勞再遷至知府同治十一年以塞候家林河決功擢道員加布政使銜其署糧道也奮欲有所施為涖事未久即病病數日遂不起年四十三君性和易不與人忤輕財好施所得隨手盡戚屬故舊有求必應人人皆如其意以去所居官舍居者常滿故雖久總利權而家無餘貲丁故歸安舊族宗祠燬於兵火君出金改建規制加宏置祭田以奉烝嘗諸父某卒官滇南道梗冢屬不能歸君屢遣急

足探問黔楚肅清卽具舟車迎其諸毋昆弟歸里道路之費及所以贍其家者雖費錢數百萬無少吝嗚呼自宗子世祿之法廢士大夫鮮知尊祖收族之義奴婢豢粱肉曳紈綈而視祖宗之餒骨肉之顛連如路人者蓋比比也聞君之風可以厲矣宜乎鄉之人懷思不置也君娶某氏封夫人子祖德候選郎中某年某月葬於某縣某鄉之原光緒元年孟冬之月

刑部右侍郎浙江學政丹徒張公權厝誌

公諱錫庚字星白江蘇丹徒縣人相國文貞公

曾孫也道光丙申成進士以二甲第一授翰林院編修改京畿道監察御史擢順天府府丞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授刑部左侍郎公博通經史尤工駢體文咸豐紀元之元年上疏請開博學宏詞科以求方聞綴學之士報聞八年以副都御史視學浙江浙江自道光中元以後務求工於楷書試帖爲速化之學不復講求根柢而拔萃一科衡文者尤以是爲去取公是行適當拔萃之選所取悉反是嘗曰吾所得士爲儒林傳中人則有餘爲科第表中人則不足吾豈

不爲公門桃李計耶特不忍文章經濟之才自吾失之也辛酉夏金華不守甯紹繼陷杭城岌岌甚時公已當受代代者吴祭酒保泰尚未至或勸公歸印於中丞而移疾去公不可九月賊圍城大吏分門守禦公亦日夜出巡城衣不解帶未旣城中食盡公亦無所得米煮豆以食豆盡繼之以土食土一日腹大泄不能出戶時糧臺尚餘米數十石公終不言觀察某公知公之困也致米一石於公米未罄而城陷或勸曰公盍微服出城間道達上海入都自陳卽獲咎非

守土責無重譴公曰吾大臣也不可以辱國且吾年逾六十官階二品尚何求乎遂自經於廳事賊入署嘖嘖稱歎曰忠臣也棺斂而出之城外杭人某者竊公及中丞王公總兵文公柩至上海江蘇巡撫薛公爲公易棺成禮時逾二月矣面如生杭城之初陷也公長子死之夫人及季子以匿民間得免賊退公因寄之台州及公殉難道梗不相聞薛公乃命權厝公柩於上海東門之外初公按試浙江余以經術詞賦受公知後知余素負虛聲公益喜每呼余至署相與

出宋元書畫碑帖及古印章析疑訂贗談古證今終日不倦自經兵燹所有盡失加以喪明之戚居常鬱鬱不自得及奉
命勘王撫軍有齡王副都履謙互糾狀特邀余署中諮之語次常頓足歎曰時事如此大臣競修私怨置國是於不問吾恐死亡之無日也子將大有爲於時毋使吾輩姓名爲狐貉噉盡也遂相對欷歔余聞十一月廿八之報知公必死莫能得其詳旣遇公之舊僕於申江述公狀甚悉語罷嗷然而哭余亦不知涕泗之何從也余

受公知最深思次公事蹟爲行狀以副公治命而見聞寥落十不得一因取平日所聞於公以及僕人所述者著之公生於嘉慶某年卒於咸豐某年享年六十一歲曾祖玉書華蓋殿大學士祖某父某皆達官妻某氏封夫人子二長□□候選知縣先公兩年殉難贈䘏如例次尚幼公之葬也司其事者爲歸安趙茂才樹椿

祉堂屈君墓誌銘

君諱元爔字祉堂姓屈氏浙江石門縣人也曾

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少孤未冠治家政井井有條酷嗜書籍不惜爲制舉文咸同閒江浙寇陷奉母避地甬東益泛濫天文算術壬遁風角諸書寇平還里與弟元炘並以時藝名於時雖爲學使者所重然非其志也暇則日爲詩古文自娛又採輯元明以來石門鄉先輩詩爲石門詩存凡八卷君性孝友喜交游重然諾光緒某年元炘病歿君鬱鬱不自得戊子八月赴試杭州闈中得疾歸未及家卒於舟中得年五十

[illegible]妻某氏子念祖學增生女二越四年卜葬於

石門縣某鄉之原其友胡纓奉其子所為行述來請銘余雖未識君而心儀其人久矣乃為銘曰

其才則敏其學則優其年不永而志亦未酬茫茫天道渺渺陰幽我辭無愧貞石千秋

亡弟子壽權厝誌銘

亡弟名性源陸氏字子壽復齋其別署也生而太夫人病乳餌糕餌以長七歲入學如成人不好嬉戲年十四六經三傳皆能上口性和易能得家人歡故家君及太夫人絶愛憐之年十六

家君命余授弟書風晨雨夕雨燈熒然殊可樂也余性不耐作制舉文弟亦好觀左氏史漢等書往往與余論古今成敗得失頗有會心學作小詩亦具有丰韻余性卞急弟偶有過面斥不少假往往不能堪向隅而泣家君及太夫人問之亦未嘗恃愛而有所訴也而尤篤於孝弟之良往年避賊山中余卧病弟日誦新唐書數篇余伏枕聽之以為娛未既家君亦病余日奔走延醫弟侍牀席奉湯藥衣不解帶者數十日弟體素孱弱露齒面有青痕相者以為不壽余頗

覔其課今年余治兵唐棲及歸見弟貌頗豐心
竊喜歸五日而弟病病三日而卒嗚呼吾弟竟
止於此邪余年來頗有四方之志幸弟出入左
右能得二老歡心弟亡而余將何以娛二老邪
弟生於道光甲辰十月十四日卒於咸豐辛酉
七月廿七日年十八歲權厝於道場山祖塋之
旁銘曰
玉樹芝蘭家庭之秀未實先摧傷心孔疚造物
忌才不如不生旣生且奪夢夢何心

韶兒壙志銘

同治五年三月余以吏事至廣州而韶兒生於韶州官署九月改官高廉道遠而複三易舟始至溪流之湍險山逕之崎嶇壯夫丈人莫不相顧愕眙力困神飛兒生甫數月何以堪此抵高三日卽疾疾十餘日天時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也昔韓昌黎以言事忤天子貶官潮州喪其女挐余遭際

聖慈罪叢過積移之邊方猶仍故秩不可謂非厚幸獨念兒之夭與女挐相似爲可痛也三月三日埋於高州之觀山銘曰

生於嶺北兮葬於嶺西羇余之迍時兮致喪汝
軀嗟乎修短有數兮共又奚悲

儀顧堂集卷九終

儀顧堂集卷十

歸安陸心源譔

史堪傳

史堪字載之書錄解題四川眉州人第政和進士官郡守分類夷堅志辛集眉州進士題名碑一治病用藥初不求異炮炙製度自依本法審證精切不過三四服立癒載之方跋眉州丹稜人彭師古年二十歲時得異疾浸不能食聞葷腥之氣輒嘔惟用一鐺旋煮湯沃淡飯數匙食之每用湯又須先滌十餘過不然則覺腥穢不可近食已鼻中必滴血一點

懨懨疲削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堪堪曰君之疾在素問正經中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皆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令不嗜食是以素問曰肺葉焦熱名曰食掛蓋食不下脾瘀而成疾耳遂授一方俾買藥爲劑服之三日覺肉香啖之無所苦自此嗜食宿恙頓除明刊分類夷堅志辛

一集

蔡元長苦大腸祕醫不能通堪診脈已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何爲曰欲市紫菀耳末紫菀以進須臾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

傳送今之祕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清肺氣此所以通也北窗炙輠錄著有指南方二卷凡分三十二門門各有論解題

陸氏曰史氏爲蜀中大族史崧以醫名史炤以學稱而費著氏族譜不載堪之仕履惟見於書錄解題夷堅志餘無可攷余既刊其書因摭諸書而爲之傳

陳忠毅公別傳

公陳氏名丹赤字獻之別署真亭又曰津城閩人順治辛卯舉於鄉授重慶府推官歷權重慶

夔州二府事有能名康熙壬寅擢刑部湖廣司主事旋丁憂歸服闋補廣東司主事升陝西司員外時有冤獄宜末減者公與同官議不協主者以兩議上

上卒從公議辛亥擢兵部車駕司郎中預修中樞政要癸丑轉浙江按察司僉事分巡温處温民多以海爲生自海禁嚴將弁因緣爲奸而民大困公請於大吏寛其禁民慶更生時議撤三藩公以温處與閩接壤慮有變乃躬歷境内察其形勢要害旋擢浙江按察司事甲寅入覲還

至東昌閶閭變起瞿然曰東甌與閩接壤爲江南門戶脫不虞如封疆何乃舍舟登陸兼程至維揚乘舴艋三晝夜至杭州入白大吏馳還治所繕城堡練丁壯備糈儲爲固守計時閩勢日熾海寇出沒不常人情洶洶公忠義激發布置有方人心稍安五月平陽逆弁司定猷倡亂執總兵蔡朝佐攻瑞安海寇乘間肆掠鄉民爭入城總兵祖宏勳欲禁之公曰城所以衛民有民不衛安用城乎命開門納之日馳檄乞援已而賊大至攻小南門礮聲聞數十里火光燭天矢

石如雨下公躬擐甲冑立睥睨閒不少退賊不能克次日復進攻又以礮聲卻之祖宏勳有貳志擁兵坐視而與公城守者惟麾下數百人及鄉民數百人而已時賊攻愈急公知事不可爲乃旋署沐浴北向謝恩畢謂家人曰我此去與城存亡耳慷慨登陴相持二日而援兵至營於江岸公使趨濟師宏勳恐使麾下來覘公知公志不可奪遂謀殺公離旦宏勳集兵城東華蓋山之大觀亭使延公計事左右或阻之公不顧策馬竟去至則全軍露刃環立宏勳以彼衆我

寡爲言公指陳形勢陳說今古順逆與亡之故
淋漓慨激亭下立者莫不欲𢧐宏勳色沮良久
將弁有從懷中出帛書者乃耿逆招宏勳𢧐城
檄也公大聲曰封疆之臣守死封疆若輩皆受
朝廷厚恩當以死報國此物安得至我前哉起
裂之宏勳執公手柔聲曰公言良然獨不爲全
城生靈計乎且公墳墓骨肉盡在閩中吾爲公
籌之熟矣公以扇扶其背曰若世受國恩何出
此言吾讀聖賢書以身殉國斷不效若輩所爲
言未終宏勳目左右擁之出公大罵遂遇害永

嘉知縣馬琛宣言曰擅殺道臣如此此竟反矣亦被害役林義者聞變馳而上持槊大呼擊傷數十人亦被害康熙三十年特贈通政司使謚忠毅公

陸子曰閩之初變也總督李文襄使人詗閩虛實皆不返以公閩人遂屬公公遣家僕羅世安往公遇害而世安歸於軍前陳其虛實故文襄得所向有功嗚呼公身雖死公之功亦偉矣哉

徐莊愍公別傳

公徐氏諱有壬字鈞卿一字君青烏程人寄籍

宛平道光八年舉人明年成進士試戸部主事授四川司游升山西司員外陝西司郎中以精核為上官所重京察一等入對

宣廟夙知公精算術垂詢良久奏對稱

旨二十三年擢分巡四川成綿龍茂道明年署四川按察使時嘓匪滋事公馳至近賊地方用紳耆為耳目懸賞購賊不數日渠魁就擒擢廣東鹽運使明年兼權按察使清遠縣土匪戕官坐死者七百人公廉知有冤反復研詰釋無辜百餘人二十九年擢四川按察使

文廟登極詔求直言自道光以來司道恐爲督撫所忌不敢復有陳奏公密封奏事言人所不敢言遷雲南布政使滇省運銅經費自軍興以來他省不能津貼京銅遂不能起運廠丁坐困將謀不軌公請就廠鑄錢以甦民困上下便之咸豐三年調湖南布政使時長沙新被兵公私交困公撫綏擘畫處之裕如旋丁內艱歸六年賊陷甯國府城湖州戒嚴浙江巡撫何桂清奏起公督辦湖郡團防屢辭不獲乃修濬城濠募勇敢守要衝誅土豪數人賊知有備不敢近

七年服闋奉

命督辦江南軍營糧臺旋擢江蘇巡撫時何某總督兩江與江蘇布政使比公遇事持正吏治稍清鎮江鈔關例由巡撫委巡道監收月餽白金千大府生日及歲時伏臘州縣各有餽遺相習百餘年公皆卻之漕米浮收之弊甚至正米一石加耗至四五石民不聊生公奏明通飭州縣照例徵收力除苛索十年三月和春圍攻金陵之師潰退保丹陽輜重盡失公飛運軍資器械以濟之既而丹陽亦潰何桂清棄常州遁賊

長驅犯蘇州公激厲軍民嬰城固守移檄責詰桂清並劾其聞警倡逃誤國殃民狀未幾常州亦陷賊衆大至族弟某詢以進止叱曰存亡視城何問爲復請以家屬出亦不許城破衣冠坐堂上遂被害子震翼亦死之事聞照例

賜卹予謚莊愍公耿介端方言笑不苟少就業於鄉先生姚學塽之門務爲有用之學尤精算法雖西人亦歎爲不及授成縣道時入對

宣廟詢以圓明園水高於京城幾十丈又出西洋進貢奇器令指陳用法公一一奏明

面諭褒美著有務民義齋算學行於世

趙忠節公別傳

趙忠節公名景賢字竹生湖州歸安縣人父炳言道光六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公少英爽工文辭以風流自命有機謀臨事輒能斷道光甲辰舉於鄉以父子異籍被議褫巾服入貲得復選授宣平縣學教諭未赴改捐內閣中書咸豐三年賊陷江甯王壯愍時以定海同知權知湖州府事勸富紳捐輸助餉公捐銀三千兩助壯愍派捐甚力浙撫何桂清奏以公爲甘肅候補

知府加道銜時吾鄉士大夫好矜細行貌爲道學君生長膏粱多嗜欲日飲酒近婦人尤好持人短長與長吏相枝持故公雖自負鄉人未之奇也徐莊愍公獨器之謂曰君有應變才將爲國柱石宜保崇令德君亦見世多故處心積慮思得一當庚申賊踰甯國陷廣德趨湖州公時遊蘇州聞警馳至與湖州府知府瑞春公湖州協副將鄂爾霍巴公歸安縣知縣廖君宗元烏程縣知縣李君澍都司趙君鼎元等籌守禦當是時士皆虛伍官無一錢一日之間警報疊至

彷徨相顧莫知所出公曰事急矣今市肆雖空
其所有未能盡徙也權宜發之以充軍實事成
猶可以謝父老不則亦免爲盜資耳於是下令
有不聽取者治以軍法不半日而事粗集公曰
未也今城外居民如櫛賊至窟其中城不能守
也於是悉焚之適總兵李定泰自安吉敗歸君
引以共守次日賊至公部署既定内短刀韡中
登城誓必死賊知有備解而南陷杭州新撫王
壯愍上公守城狀得
旨以道員用賞孔雀翎額爾德木巴圖魯勇號

公益繕城隍修器械築牛馬牆樹梅花樁防賊再至越二月而賊果至號十萬沿城大掠火光燭天喊聲聞數十里公閉城堅守意氣自如會湖北援師自石埭轉戰入賊遁奏上得
旨以道員記名簡用旋授福建督糧道初胡文忠檄道員蕭翰慶由楚援浙入賊境五百里而始達將至湖州馬蹶被害衆無所屬公撫而有之兵勢頗盛有輕賊心思收復蘇州成不世功攻平望克之入其壘軍囂賊反乘之遂潰公歸益募兵思雪恥而賊圍復合副將劉某者故與

臺也自平湖潰歸通款於賊僞爲援者謀入城內應公偵得實陽治具款之幕中而止其兵城外陰簡精卒千人出令人束竹著於腰爲識圍而殲之磔劉某於市賊聞爲之奪氣圍兩月不能克遂解圍去明年杭城旣陷湖郡勢益孤公知事不可爲盡遣其家屬而身居守賊遣降將二人持檄招降斬以徇是時浙江列城皆潰惟湖州城堅守不下乃大舉來攻賊屢以地道陷名城湖城低窪掘地三尺卽見水賊技無所施又四面大湖環之雲梯衝車皆無用惟築壘樹

柵層層進逼爲坐困計時城內外水陸兵勇八
千有奇男婦十一萬有奇糧且盡所部素無紀
律沿門搜索禁之不止會有
密旨飭赴福建新任公思遵
旨潰圍出登高瞭望數十里外賊兵如蟻烏飛
不過遂歸私宅縱酒求死同治元年五月三日
諸將有通賊者城陷公被執佯狂賊中久之而
後被害初湖城之陷也有
旨詢公下落大吏以傳聞不一怨謗方興難其
奏及是公之叔江蘇候補知府炳麟始述爲事

略上之大府以聞奉
旨照巡撫例從優賜卹於地方建立專祠尋賜
祭葬予謚忠節

二忠傳

湖州府知府瑞公者諱瑞春字慰農姓鄂濟氏蒙古正藍旗人由筆帖式洊升禮藩院郎中軍機章京擢湖州府知府歷權金華温州府事治湖數年慈祥愷悌政尚寬平民甚安之有瑞佛之稱咸豐十年賊由甯國陷長興湖城危甚公與副將鄂爾霍巴郡紳趙景賢激勵軍民嬰城

固守賊回趨杭州城賴以延大吏上公守城狀
奏
旨以道員用時趙忠節主湖郡鄉兵多專擅公
無所忤嘗曰趙公睢陽之儔我其爲許遠乎聞
者大服同治元年五月城陷公望西門火起歎
曰鄂公死矣朝服升堂賊至脅之降公大罵不
屈遂遇害母章佳氏妻宗室氏妾方氏子候補
縣丞富俊子婦富蔡氏幼子富麟皆死於難江
蘇巡撫李公以聞奏
旨照道員例賜卹於死事地方建立專祠

鄂公諱鄂爾霍巴字斐堂姓□□□氏滿洲正白旗人起家侍衞出爲湖州協副將湖州初次解圍趙忠節上公守城功公以屬邑失守上書自劾時論偉之時浙中遍地賊氛餉糈久匱湖州捐輸釐稅皆主於趙忠節公困甚日以衣物質錢以自給忠節有所餽卻不受每圍急身出巡城而閉妻子後堂外環火藥戒家人曰有不測卽□□火無污賊如是者屢矣及城陷公在北門督戰策馬回署則賊已入廳事矣公手燃火繩藥發闔門轟焉賊亦斃十餘人巡撫左公以

聞得
旨照總兵例賜䘏於死事地方建立專祠
諭曰二公居官能盡其職其困守孤城也推賢
讓能鞠躬盡瘁無爭心城陷之日闔門盡節視
死如歸絕不爲脫妻子計視彼巧全家屬身辱
賊廷者相去不亦遠乎余嘗謂如二公者乃不
愧真忠臣聖人復起當有取於余言惜無子弟
族人爲之文飾鋪張遂使天下知有趙忠節而
不知有二公也悲夫
署紹興府知府廖君別傳

廖宗元字梓臣湖南甯鄉縣人也道光間進士以知縣需次浙江屢宰巨邑有能聲權宰歸安之明年賊自廣德趨長興民心洶洶吏不知所爲君曰賊易與耳湖城據形勝可戰可守甯坐而待斃乎會趙觀察景賢自蘇州馳至遂定議固守君有機謀家居時練習兵事故布置井井賊至屢却城賴以全四月賊再至圍城三面君夜率精卒百人亂流而渡直擣賊營賊自夢中驚起倮體四竄生擒四十六斬級百是役也賊連營數十里衆號十萬以昏夜不辨吾兵多少

驚擾達旦自是不敢近城遂解圍去當是時巡撫王公多歸功於趙觀察景賢而湖城百姓則惟君是頌於是有爲蜚語上聞者君解任聽勘學使張少司寇力白之巡撫亦微察其枉會浙東事急以君能任勞怨檄權紹興府事君至一欲以治湖者治紹而事已不可爲矣紹民故不樂城守奸民又造作謠言以君爲僞毆君幾殆越明日賊至有開門者城陷君死之時十一年九月廿八日也明年巡撫左公爲之請於

朝賜卹如例

論曰君故霸才作事無瞻顧然頗能以禮法自持非恣肆險詐者比也君有大造於湖湖之民能言之攻湖之賊能言之天下莫或知焉此旁觀所代爲不平者無惑乎君之不能默然也余下第回南患病簡出君以余罔顧桑梓之急大有違言及君被構余爲之言於星白侍郎白其枉君大愧服嗚呼使得如君者十餘人寄以牧守之任浙事何遽至此乎

湖州府知府善君別傳

君諱善慶字錫餘姓赫舍里氏滿洲鑲藍旗人

由戶部陝西司主事授安徽滁州知州終於浙
江湖州府知府歷署安徽徽州潁州府事任滁
州者再所至皆有政聲其爲人洞悉民艱敢於
興利除弊戇直公廉尤耐勞苦初滁吏市物於
民予值甚微謂之官價相沿百餘年莫能革吏
資爲奸民苦之君至除其令且永禁焉湖州地
多水由太湖以洩於海其洩於太湖也有七十
二漊港通塞關一郡利病君於嘉慶初元履任
漊港之不治者五十餘年淤湮日甚歲頻爲災
君出白金五十兩濬紀家港楊瀆港喬漊義皐

等處水患漸息九年浙江大旱爲粥以食餓者
異時施粥執事者往往攙以沙石君時微行至
粥所就釜親嘗人不能欺全活甚衆歲丙辰大
風起於太湖毀太錢鎮附近民居幾盡死傷無
算君引爲已責躬行災所出財賑恤醫藥棺斂
之事畢具不足則繼之以貸又不足則盡質其
衣物焉寢食不安者月餘旋卒於任君性和易
不設城府視民如家人尤以愛養小民爲務居
嘗不以家累自隨所得公使錢時斥以濟地方
之急身沒之日家無餘財治湖九年士服其公

民懷其惠吏信其廉迄今數十年雖婦女兒童猶嘖嘖稱善太守不置云

陸子曰余少侍先祖資政公每聞與客談嘉慶以來循吏必首數君時余尚無知識不能記其詳及奉諱歸田會君之孫冠九觀察督糧浙江出君行述相示始得其居官行狀之迹雖古循吏無以加焉因錄其事之大者次為別傳使居官者知所取法且以備良史採擇焉

貴州糧儲道郎君別傳

郎葆辰字蘇門安吉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授

翰林院編修轉江西道御史陞工科給事中轉兵科掌印給事中擢貴州糧儲道卒於家官諫院時疏請開濬太湖漊港指陳鑿鑿

上下巡撫議行民受其利德清徐倪氏因奸謀殺猶子之婦徐蔡氏而以縊死聞讞者受請不窮竟葆辰疏聞

上命大臣覆讞置徐倪氏於法大吏以下降謫有差直聲大著在貴州課民種桑織布創養育院所至以教養爲急有郎佛之稱歸里後日與山人墨客爲文酒之會性好風雅工詩善書畫

超縱生辣別具旨趣畫蟹尤長時稱郎蟹畫必有詩悉寓深意著有桃花山館詩集

徐主事別傳

主事名會庚字裕齋順天宛平人君青中丞之族弟也沈靜寡言好讀宋五子之書被服遵次必於儒者道光間舉於鄉納貲爲郎分工部已未秋客遊江南館君青中丞署中與余一見相得甚時相與論古今學問源流當代利弊至夜分始息尤好余所作古文手錄數十篇置行篋曰吾乃君之桓君山也余謝不敢當庚申夏賊

陷常州姑蘇纂嚴君建議請兵居城外民守城内中丞是其言而不能用後卒以此敗及城陷中丞促君出避君曰兄能死忠弟獨不能死義耶況弟亦曾忝一官者乎遂自縊

陸子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此守土者之責寓公不與焉自兵興以來

聖恩寬大州縣失守地方往往待以不死況容遊如君者乎明知義不必死而不忍草間求活者此君之所以不可及也悲夫

蔣州判別傳

蔣世鏞歸安人別署蓮州以　恩貢授直隸州州判爲人負奇氣不修小節嘗慨然慕龍川龍洲之爲人談說當世泉湧風發意所不可對客慢罵聞者咋舌意自如也遇鄉里利害慷慨敢言不顧恩怨老而益甚丙辰春粤賊踞甯國歸安徐方伯有壬奉

命來督湖州州籌防兵勇集而餉無所出有獻策請用手實法以括商貲者行有日矣州判移書論之事遂寢人兩賢之丁巳夏蝗蝻遍地當事者用以錢易蝗之法募民捕蝗蝗害訖息而創

議者實州判也生平頗自負用世才使其得志必不若儒生俗吏之所爲屢試不第晚得一官又歷於貲郎之班次卒使晏蹶以老亦可傷矣其所建白又不能盡見之施行天之忌才不亦甚哉是年秋遂卒州判少以詩名江湖間然勃勃有英氣不染時下庸沓淫哇之習晚年好爲三蘇氏之文顧尤自喜其書拍案擊節以爲得逸少之神云著有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初甯國之失陷浙西震動湖尤當其衝羽書絡繹刁斗四聞居人洶洶甚州判著論指陳形勢

以爲賊必不至聞者咸目笑之州判心不能平攜所著示余是時年六十餘矣抵掌時事盱衡顧盼口張齒擊須髯奮起意氣之盛堅悍少年弗如也後賊果遁人始服其識云

論曰州判之生也論者多譏其好事嗚呼當言者不言而言之者又被以好事之名充議者之意必疾視其民之死而後快邪淩處士云州判卒吾鄉清議益孤矣三復斯言不能不爲之一歎云

鈕主事別傳

主事名福海字季蘇湖州烏程縣鈕氏　也生
四歲而孤及長力學好古書聲常達戶外弱冠
補博士弟子員道光丙午舉於鄉屢上公車不
第援例以主事分戶部陝西司學習君爲人外
和易而內狷介不與人忤亦不妄與人交尤以
干進爲恥在戶部數年足不履要人之門及謁
告歸里時趙忠節方總鄉兵主城守炙手可熱
郡人爭附之以希富貴君獨閉門讀書漠如也
家本素封食無重肉衣無貂綺儉素如寒士而
於親戚之貧者周之必如其意好飲酒至數石

不亂酒後談說上下古今旁及稗官小說風發泉湧眉飛色動如身出其間聽者忘倦同治元年湖城圍急主者縱兵抄掠士大夫多爲所苦君曰外患日逼內亂復作城亡在旦夕耳吾雖家居王官也不可以辱賊手遂投水死年四十七時同治元年五月朔也越二日城陷事

聞贈知府銜

賜卹如例

陸子曰咸豐庚申余以計偕入都而聞捻躪清江繼聞杭州亦陷於賊南望白雲寸心如割亟

束裝作歸計衆皆以爲必蹈虎口君獨約余偕行抵無錫而賊尾至梈人皆跳舟匿蘆葦中殺聲四起余與君議盡出槖中金募死士棹小舟間關歸里家人相見以爲從天而下也咸豐辛酉冬余策湖城將敗奉二親出避勸君同行君曰天下無樂土去將安之未幾遂及於難嗟乎余與君素疏及庚申南返常用余策屢脫危機由此相得甚歡自君殉節余又失一良友每念舊事未嘗不腹痛也

聱隅先生傳

黄先生諱晞字景微福建建安縣人少時以有道稱於閩中泉南陳靖福唐陳絳在郡日爭以禮延請躬率諸生試聽講義於時士人習尚章句務爲綺靡先生獨好古學不與衆合嘗倣論語法言著書十篇其發明聖賢道義之隱微與古今治理之得失詳矣自題其篇爲聱隅子欷歔瑣微論其解曰聱隅者稱物之名欷歔者稱嘆之聲瑣微者述之之謂蓋自因言以顯志也景祐中先生年四十矣始隨鄉貢至禮部又上五十策求應直言詔科俱以後時不得與試已

而嘆曰老大不偶若此豈能復從諸少年校程式於場屋間乎可以逝矣然欲閱天下義理觀未見之書莫若居京師爲得計遂僦舍僻處而士子競造其門先生之學無所不通尤潛心者春秋易也其說以左氏凡例爲得聖人之微鄭康成象數極天地之藴學者校量攻擊終莫能窮奥窔又著揚庭新論十篇指陳當世之務有若言禮樂述作之所由則曰太常卿論言郡國武備之廢置則曰九州刺史論餘篇悉然方是時公卿大夫交章論薦者數十人朝廷用丞相

韓魏公言將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自謝於富丞相曰老生豈任仕宦者邪必不可辭願得七品閒官歸南方足矣仁宗聞而異之授國子助教致仕從其志也嘉祐二年四月卒

陸子曰宋初學者尚沿五季餘習以綺靡相尚先生奮跡海濱獨好古學持行高潔卓爾不羣可謂豪傑之士宋史列之隱逸世遂鮮知之者余故據蘇魏公集讀書附志爲之傳以補宋史之缺云

茅鈍叟先生別傳

先生茅氏名星來字豈宿自號具茨山人晚號
鈍叟歸安貢生敦行力學善屬文家貧授徒餬
口饔餐不給泊如也學一本朱子嘗采集有宋
以來諸家義說增以訓詁爲近思錄集註又參
校諸本訂其異同書成時併善本性方直親故
爲守宰必諄諄勸勉或不舉職則責以負國負
民雖頻發赤不顧屢困埸屋鬱鬱不自得走京
師以所作謁方望溪先生望溪見其近思錄集
註甚重之以爲近時所僅見也大爲延譽遂知
名當是時

天子方向文學督學使者出京必聘一二知名之士爲佐先生名既噪聘者踵相接往來青豫之間者垂二十年而先生老矣遂南歸家貧甚寓居南潯之豐草菴乾隆十三年卒年七十一著有近思錄集註十四卷古文存稿十卷

陸子曰余始讀近思錄集註序重其無講學家門戶之見後得讀先生全稾始知先生學術之正人品之醕顧其門人陸埶所撰行略挂漏俚鄙不足傳先生因重爲論次如左云

淩少茗先生別傳

淩先生名介禧烏程縣學諸生淩氏世居城東之晟舍自明以後代有聞人忠介公殉甲申之難淩氏之望益著先生少敦行誼謹於規矩尤留心經世之務慕忠介公之爲人以忠介號若柯故自號少若家貧藉館穀以養游盧敏肅林文忠諸公間均相引重嘗謂東南水旱荐臻由於水利不修作東南水利略六卷於鎮江蘇州松江杭州湖州嘉興太倉七府州水之來源去委疏濬之方蓄洩之宜皆足履目驗水宿山行實事求是不爲紙上空言又憫故鄉田賦之重

推求唐宋田賦舊額元明重賦之由
列祖加恩減賦之旨爲程安德三縣田賦考二
卷又輯古忠臣義士烈女絕命詩詞爲金管扶
教錄十二卷輯古之嘉言懿行爲敦行續錄七
十二卷以續其先人之書耄而好學年七十餘
露纂風鈔終日不倦同治元年湖城不守鬱鬱
而卒

陸子曰先生負有用之志以諸生終論者皆惜
其不遇愚謂中興以來前江蘇巡撫今協辦大
學士直隸總督合肥李公前浙江巡撫今陝甘

總督湘陰左公奏減江浙田賦今浙江巡撫湘鄉楊公江蘇巡撫豐順丁公大興東南水利皆採用先生之書然則先生身雖不遇其言則既行矣視彼著書滿家身名俱泯者所得不已多乎先生年七十餘倦游歸里先資政公聘主家塾授余及弟性源讀時余年十五頗以好讀書不喜時文為先生所賞獨念先生無當世之責惓惓於民生利病如不及余受

今上皇帝特達之知竊位方面不能為地方興大利除大害為有負先生之教云

劉烈女別傳

烈女劉氏名榮婉江蘇儀徵縣人通判湖州府事劉君克成之女也性肫摯幼嫻女教事親無違禮許字同里常安祉未婚也安祉讀書攻苦於光緒十三年三月病瘵疾女隨侍通判官署聞訃鬱鬱不樂父母微窺之亦不虞將以身殉也適其兄赴試揚州家人治裝甚急烈女乘間仰藥藥發聲通判衣而泣曰兒不孝不能終事父母矣遂卒生十七年矣

陸氏曰予初識劉君於高要馮鐵華太守座上

即知爲吏才之良及聞其分駐南潯十餘年來盜息民安愈益賢之今其女縈婉以殉夫著聞又可以見君之家政矣烈女事蹟章著者例得

上

國史館余不文未嘗從事史官故不敢爲傳援魏晉以後別傳之例論次其事以備

國史採擇焉

節孝許氏傳

節孝許氏湖州歸安人也性至孝幼嫺詩禮父沒無兄弟誓不嫁以養母母以大義曉之始嫁

爲生員胡承基妻敬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娣姒時金陵大營潰散蘇常相繼不守浙西岌岌甚居民一夕數驚承基挈家南徙將依其弟於粤東節孝請於舅姑曰禮婦人內夫家兒當侍大人同行惟兒母老旁無兄弟不忍離念得留以養母則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舅姑憐而許之湖城陷節孝曰我不可以污賊手投河死

陸子曰昔齊人嬰兒子以事母不嫁名聞鄰國聲施後世今節孝以爲女則孝爲婦則節視嬰兒子殆又過之嗟乎世之匿父母之喪而忝爲

民上爾衣冠之列而屈膝賊庭者可以愧矣

誥授朝議大夫禮部精膳司郎中鄭君家傳

君諱步雲字蓀揆養田其自號也世居湖州歸安鄭氏祖振先父重君幼而好學讀書中夜不輟弱冠有文名乾隆壬申由諸生舉於鄉癸酉成進士以知縣用未赴值

純廟南巡獻詩行在稱

旨授內閣中書職事修辦以奔競爲恥擢禮部主事薦陞精膳司郎中在部如官中書時考滿將外擢君恬於進取不樂爲外吏遂以親老乞

養歸杜門課子日以文史自娛鄉里罕見其面卒年六十二生平篤於庸言庸行而不爲奇詭詩文具有家法而不自表襮故知之者鮮再爲會試同考官一典湖北鄉試得士最盛有公廉聲性慷慨遇朋友之急雖窘乏解衣推食不少吝著有託青閣詩集行於世

陸子曰君以文章行誼高一鄉余生也晚不及親炙其爲人獲與君之孫小亭廣文交得見君行述廣文謹而有文其言可信因次其事爲家傳

同知潮州府事贈通議大夫徐君家傳

君徐氏諱槐庭字位三雲鶴其自號也宋季有諱彥明者自餘姚遷海鹽遂世爲海鹽人父養惠歲貢生博學工文稱於鄉里君由嘉興府學廩生中道光十五年鄉試舉人二十四年大挑一等以知縣發廣東試用屢權鶴山開平恩平縣事授遂溪縣知縣調順德縣升潮州府黃岡同知皆未赴最後權順德縣事旋乞病歸同治十二年閏六月卒於家年七十四君之宰鶴山也不雨已久故事禱雨必取水於城外之七甕

潭君甫下車即步行十餘里取水於潭歸未及城大雨如注人以爲至誠所感劇盜羅文熙橫邑中黨羽甚衆君設方畧擒而尸諸市終其任盜不敢發劉某者鶴之愿民也饒於財屢爲刁民魚肉時有誣以殺人者君雪其寃一邑稱快粵東吏治久弊君力矯之人或笑其拙君作詩解嘲有未聞廉吏無終局試看貪官得幾年之句嗚呼可以見君之志矣恩平與開平等縣接壤土客互處世爲仇讐及紅頭賊起官吏不暇詰其釁益深死者枕藉田野荒蕪君至則先名

捕巨猾粱單眼三等六七人置之法然後周歷鄉村曉以利害諭以情理民用大和治田輸租如令式其調開平也一以治恩平之法治之事多迎刃而解開平之長沙鄉與新甯之娄狄鄉毗而有隙新甯大族騰蜚語省會大吏入其言檄新甯知縣藉長沙民所有輸官人情洶洶勢叵測君飛驛奏記白其誣事遂寢順德濱海多强宗號難治君無所張弛一感以誠凡有論決問法如何不可干以私道咸以來粵東稱循吏者必曰徐君云娶朱淑人子三用儀咸豐八年

舉人三品銜鴻臚寺少卿得贈君如其階用福副貢生用康前卒女一嫁士人孫男六人君爲人敦行誼耿介自持居家蒞官不改其素於書無所不窺尤深於禪理著有金剛經解義心經解義彌陀疏鈔擷清淨經注行於世

陸心源曰余少聞君名及同治元年試官粵東與君爲鄉始得親君丰采知君居官律己之詳殆古所謂悃愊無華歲計有餘者歟晚近吏道雜而多端余行南北欲求如漢書所傳循吏者殊罕其遇惟君與今真定知府劉君前天津府

張君爲庶幾焉今君墓木已拱因採其事之大者著於篇後之良史將有取於余文

誥贈資政大夫章君家傳

君諱大豐字士玉浙江金華章氏也祖繼賢父日昞皆贈資政大夫君七歲就外傅聽塾師講入孝出弟章憬然若有悟自是出告反面依戀如成人家貧未冠即棄書逐什一以養一日負米自外歸鄰人憐其餒遺以餅餌君謝曰翁意良厚然我親未食敢先飽乎仍忍飢而歸君父嘗貸宋姓錢君積貲請償宋曰已焚券矣償何

爲君卒計子母償之事父母先意承志甘旨無闕中歲買稍贏尤極豐腆焉與弟大連友愛甚至卧起飲食必俱老而彌篤人以比彭城姜肱縣令爲旌其門大連之喪君已病甚強起扶柩慟哭遂不起君自奉儉約而施與無所吝道光甲午大旱民多飢死君糴穀以糶値如市而大其量或問故君曰平糶則近名施賑則力不足藉是稍盡我心耳鄉人之壯不能妻死不能葬者周之必盡其力人或欺忤之夷然不屑較也人或以事求索之輒應未嘗厭也暇則嘗以孝

友忠謹之道訓其家人其子倬標錄而記之題曰聽聽錄藏於家君生於乾隆戊子卒於道光丙申以子倬標貴先封朝議大夫晉封資政大夫初妻方氏繼妻李氏皆封夫人子二倬雲方出縣學生早卒倬標李出道光丁未進士由御史出爲福建泉州府知府有政聲女三皆方出葬於金華城東之望府墩君旣卒之三十八年余管福建鹽法道事倬標奉君行述求文因刪次其事之可述者爲家傳以貽之

儀顧堂集卷十終